

白夜之城

今野敏



YZLI0890118895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白夜之城

(日) 今野敏 著

龚群 译



YZLI0890118895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夜之城/(日) 今野敏著; 龚群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33-0433-7

I. ①白… II. ①今…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7736号

BYAKUYA KAIDO by Bin Konno

Copyright © Bin Konno,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sawa Office,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Beijing



白夜之城

(日) 今野敏 著; 龚群 译

责任编辑: 王 萌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99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33-7

定 价: 23.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早上一到警视厅，仓岛达夫就和上田晴信股长一起被下平透课长叫了去。课长把两人带到被屏风隔开的待客区。刚在沙发上坐下，下平课长就拿出一张传真纸放在桌上。

“还记得这个名字吧？”

仓岛不禁看了看上田股长。上田股长不动声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公安搜查官。仓岛和上田都属于警视厅公安部外事一课^①。

“当然知道。”上田股长回答。

这张纸上写着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的名字。

喝一杯自动贩卖机出售的咖啡，对仓岛来说是一天开始的重要仪式。被课长叫来的时候，因为每天早上的仪式被打断，仓岛很不开心。现在，这份不开心飞到了九霄云外，纸上写的名字远比咖啡提神醒脑。

^① 公安部隶属于警视厅，主要从事与间谍、政治犯、宗教团体等相关的特殊犯罪事件的调查工作。外事一课主要负责俄罗斯及东欧原社会主义诸国间谍活动的调查工作。

四年前的一件事之后，早上的咖啡仪式变得尤为重要。在那之前，仓岛对公安的工作毫无热情，甚至觉得滑稽，感觉像在玩间谍游戏一样。

然而，一个从俄罗斯来的杀手改变了这一切。

和那个杀手对抗的时候，仓岛体会到了深深的恐怖，并从此觉醒，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安部警察。如今，他深刻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如影随形的危机，每一天都在危机意识中保持平衡。

因此，他才需要用一杯深爱的咖啡来开始新的一天。他从心底里认为说不定明天就再也喝不到了。

当年那个从俄罗斯来的杀手，名字就叫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

维克多在日本杀了某暴力团的组长后销声匿迹。身为公安搜查员，仓岛和上田股长都清楚这件事，不过这个案子被当做暴力团之间的火并处理了。

刑警们可能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没必要把全部的情报提供给刑警。

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现维克多的行踪。

“这和我前任辞职有关系吗？”下平课长絮絮叨叨地问。部下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事，这让他心里很不自在。

“是的。”上田股长坦然地回答。

别说废话，快点把情况说出来。

仓岛心想：为什么现在又提起维克多的事情来？

下平课长就任新上司的时候，仓岛明白过来：认真工作的努力都是白费。

泷荣一课长陷入和俄罗斯有关的丑闻而辞职后，下平透警视^①立即接了他的职位。听到他的就任宣言时，仓岛怀疑他是否精神正常。

“公安部外事一课，有过和共产主义战斗的光辉历史。我们站在守卫自由主义的最前线，绝不能忘记这一使命，要密切关注前苏联和东欧的动

① 日本的警察从官职上由低到高分别为：巡查、巡查长、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警视正、警视长、警视监、警视总监。

向……”

他煞有介事地发表了这番宣言，至少不是开玩笑的表情。仓岛真希望他是在开玩笑。

NIS^①各国都反感从前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官僚主义的束缚而致力于脱离俄罗斯是个不争的事实。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企图成为NIS的盟主，周边各国却渴望民主化、欧洲的文化以及充分的自由主义。

最近NIS各国相继发生民主化政变和革命就是证明：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二〇〇四年十一、十二月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还有吉尔吉斯斯坦政变。

了解NIS各国情况的人当然能够预见到这些动向。但是，外事一课的新课长下平，却强调NIS各国仍然像前苏联时代一样充满威胁。

这是时代错误，他本人却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警官并非没有。时至今日，随随便便就说自由主义者是“赤党”的警官不在少数，然而这样的人当了外事一课的课长就是个大麻烦了。

“没有人告诉我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下平课长说了以后，上田股长淡然地说：“没那个必要。”

“我认为有必要。”

“我很难判断。因为和公安部全体的机密事项有抵触，所以必须请部长判断……”

下平课长皱起眉。“请部长判断”这句话起到了作用。他对部下态度强硬，对上司却很软弱。

“算了。我从入境处得到情报，就在昨天，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入境了。”

① 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

仓岛惊讶地问：“他用真名入境了？”

下平课长错愕地反问：“当然喽，所以入境处才会提供这份情报。有问题吗？”

维克多上次是用伪造的护照入境的。他是日本父亲和俄罗斯母亲生出的混血儿，虽然面部轮廓鲜明，但看起来很像日本人，所以他才可以用山田胜^①的名字化身为日本人。

如果要策划暗杀，使用化名是理所当然的谨慎做法。可是，这一次他却用真名光明正大地入境。难不成是来观光旅游的？

“俄罗斯人申请普通签证需要日本国内的邀请信。”上田股长说。

“所以你们要去调查。”下平课长板着脸说。

上田股长点头说：“明白了。”

“有了发现马上汇报。”

上田股长默默地点点头。

下平课长站起来，走出了屏风。

上田股长凝视着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的名字，接着问仓岛：“你怎么想？”

“我认为不大可能是恐怖活动或者犯罪，因为他用真名光明正大地入境了……”

“无论如何你先去调查。外务省应该有签证方面的信息。他用什么签证入境的，如果是普通签证，日本的邀请人是谁、逗留天数等，你先去调查。”

“知道了。”

仓岛站起来准备回到座位上，忽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完成早上的仪式。他决定在开始工作前喝一杯咖啡。

^① 在该系列的前作《曙光之街》中，维克多以山田胜的化名潜入日本。

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在日比谷的高级酒店登记入住时，再次体会到日本是个奢侈的国家。

日本的每个角落都既清洁又安全。日本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反过来说，他们在危险、肮脏的地方无法生存。

如果有些外国人认为俄罗斯在冷战期间曾经和美国对抗，所以治安和服务应该也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俄罗斯现在处于石油泡沫阶段，建起了很多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新的加油站简直就像便利店一样方便。然而直到几年前，在莫斯科的谢诺梅杰沃机场里，卫生间的马桶都没有盖板。木质的盖板很容易坏，机场也不更换新设备，因为不知为何，质量好的盖板会失窃。

服务这个概念现在仍然没有。机场的工作人员大概是世界上态度最差的，似乎所有的商店店员都认为露出笑脸会吃亏。

作为面对全世界大门的机场尚且如此，莫斯科市内的情形可想而知。一直到不久前，所有的商店还是苏联式的，客人必须站在柜台外面对傲慢的店员；汽油必须从停在路边的油罐车里购买，价格根据辛烷值而有所不同。

警察考虑的只是如何受贿。民众面临着炸弹恐怖袭击的危险。俄罗斯仍然在和车臣作战，所以处在准战时体制下。与此相比，日本极其和平、方便，维克多每次来日本都会松一口气。

隔壁房间里住的是维克多这次的客户，也就是他要保护的对象。维克多在莫斯科一家叫“武藏”的警卫公司工作。现在的俄罗斯掀起了哈日潮流，挂着日本名字的日式料理店不在少数，可是在警卫公司领域，这类名字还很少见。

这是 KGB^① 的一位前辈在苏联解体后开的公司。那个时期，众多失

① 即克格勃。

去工作的军人和曾经任职于 KGB 等特殊机构的人聚在一起从事安保生意，所以现在的莫斯科到处是警卫公司。

经过优胜劣汰，现在剩下的都是些具有优秀的经营策略和过硬的保镖实力的公司。维克多的这家公司虽然规模小，却经营得很不错。老板通过以前 KGB 的关系，对地方军和警察提供培训指导服务，维克多有时候也作为讲师被派遣到这些机构。

老板名叫马克西姆·马列科夫，以前和维克多同属于 KGB 的特种部队。为了赚外快，特种部队曾经赴东南亚秘密参加过击退海盗的战斗。维克多和马列科夫都经历过这些秘密行动。

因为是工作，入住酒店后，维克多迅速对客户和自己住的房间详细检查了一遍，当然不可能找到什么。客户是俄罗斯商人，名叫安德烈·彼得斯基，有着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到国外的抱负。他的这份热情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即使在石油泡沫阴影下的莫斯科，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彼得斯基无论是外表还是行为举止都明显属于上层阶级。俄罗斯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知识分子阶层的人绝对不会和劳动者阶层的人在一个餐厅里吃饭。

从小，学习和游玩的场所就区分开来了。这或许是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传统。在苏联时代，共产党干部都自认为是贵族。

苏联解体后，有段时期很混乱，但是横亘在劳动者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消除。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完全是浸透在俄罗斯人身体里的习惯。

以前在共产党内身居要职的人，利用自己受的高等教育、素养，以及人脉，让子女也接受高水准的教育，知识分子阶层得以延续。

严格说起来，彼得斯基既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也不属于上层阶级，而是一个暴发户。俄罗斯引进市场经济的时候，一些认真研究金融股票的商

人从中大赚了一笔，一下子成为了有钱人。

他们并非有先见之明，不过是搭上了顺风车而已。变成有钱人之后，他们和上层阶级在同样的餐厅吃饭，也有更多机会和知识分子阶层接触，并逐步跻身于社交界。

维克多不了解彼得斯基的过去，也没必要了解，只要在旅途中保证他的安全就可以了。

维克多很快看出他不是来自真正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维克多以前属于“西罗维基”。西罗维基是指那些来自治安机关、被各个阶层讨厌的特殊群体，也就是说，他们对各个阶层的人进行监视。正因为如此，维克多能够分辨出真正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维克多早上起床后，立即佯装散步在酒店内外巡视，路线是临时决定的，因为情况随时在发生变化。

彼得斯基精力充沛，寻找一切有可能的机会拜访客户。虽然当场能谈下来的生意很少，但如果不去拜访，可能性就是零。

这次彼得斯基的主推商品是格鲁吉亚红酒。维克多认为格鲁吉亚红酒确实不错，日本虽然有来自全世界的红酒，格鲁吉亚红酒却还没有上市。

格鲁吉亚红酒具有让真正懂红酒的人为之喝彩的高品质。

除此以外，彼得斯基还打算把白桦茸销往日本。这是一种生长在白桦树上的表面坚硬的菌类，类似猴头菇。因为防癌效果极佳，近几年，日本游客在莫斯科药店大量购买囤积。

俄罗斯人以前只是用它来煎茶喝当做胃药，当药店里买不到白桦茸后，大家吃了一惊。

彼得斯基没有忽略这一点。他和北方的一些农村达成协议，取得了那里出产的白桦茸的独家收购权。

格鲁吉亚红酒加上白桦茸……似乎和发横财扯不上关系，可是彼得斯

基并不介意。

走在外面，衬衫的领子被汗浸湿了，这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因为空气潮湿。进入六月，天空阴沉沉的，东京也马上要入梅了。

莫斯科的空气非常干燥。到日本后一下飞机，就像被扔进了桑拿房。

在酒店四周巡视一圈后，维克多去接彼得斯基吃早饭。敲门后里面马上有人应答，打开门，看见了身穿衬衫的彼得斯基。

“早饭你想吃什么？”维克多问。

“我想吃日本菜，你对日本菜很了解吧？”

“因为我以前在日本生活过……”

“我知道，听说你以前是大使馆的武官。”

“那我们去吃日本料理吧。早饭可能只有套餐……”

“好。我戴上领带更好吗？”

真正的上层阶级可是不会这样问的。

维克多以公事化的口吻回答：“吃早饭不打领带没问题，如果你嫌麻烦，也可以不穿西装。”

“我穿西装去。”

两人来到日本料理店点了早饭的套餐。看到端上来的红鲑鱼，彼得斯基饶有兴趣地说：“日本人果真吃鲑鱼啊……”

“日本菜里都有鲑鱼。”

“我在莫斯科的日本料理店发过火。鲑鱼端上来的时候，我说我不是来吃俄罗斯菜的，为什么上鲑鱼……”

“这和俄罗斯菜不一样，烟熏的味道不重，很清淡。”

彼得斯基熟练地使用筷子。莫斯科的日本料理店一般都很贵，属于高档餐厅，出入日本料理店是莫斯科人的一种姿态。

彼得斯基大概去过很多次日式餐厅，才能够熟练地使用筷子。无论是

酱菜还是梅干，他都不挑剔。

看到喝着味噌汤、鼓着腮帮子吃米饭的彼得斯基，维克多第一次对他有了亲切感。不是因为他喜欢吃日本料理，而是他开心吃饭的模样很有趣。

虽然没必要对客户抱有好感，但是，保护讨人厌的客户和自己欣赏的客户时，干劲会有所不同。作为职业保镖，无论是什么客户，维克多都尽力而为——这只是心情上的问题。

2

外务省是一个麻烦的国家机关。职员们自视是精英，别说是其他国家机关，就连外务大臣的话都不愿听。国家机关的最高层是事务次官和长官，不是大臣，职员们都这样认为，其中以外务省和财务省的这种倾向尤为明显。

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等级分明，排名第一的是财务省，其次就是外务省，接下来是以前隶属于内务省的机构，比如厚生劳动省和总务省。

这种精英意识甚至渗透到了刚入职的新员工身上。仓岛打电话过去询问，却根本指望不上。听声音和语气，接电话的人应该只有二十多岁，态度却居高临下。

对外务省的职员来说，警视厅不过是东京的一个地方机关，所以他们的态度十分傲慢。

“你在电话里问，我不可能回答得了。”

“那应该怎么办？”仓岛问。

“你想知道情报，难道不应该亲自过来吗？”

“我马上就去拜访。您贵姓？”

“我没必要告诉你。”

“那我应该找哪位？”

“你到签证相关的窗口就可以了。”

“我可不是去办理签证。”

“我们拿这份工资，也不是为了应付警视厅的查询。”

完全接不上话。既然让我去那儿，我就去。仓岛挂断电话后立即前往外务省。

国家的省厅都相当闭锁，一般情况下是不对外开放的。应该去哪里找谁询问，警察也摸不着头脑。

最终，不得不按照刚才那个官员所说的去签证办理窗口查询。窗口位于外务省中央大厅的一楼，按亚洲、俄罗斯与东欧等区域进行划分。房间里水泥墙皮剥落，大煞风景。

窗外排着队。仓岛站在队伍外，拿出警察证，对负责接待的外务省职员亮出徽章和里面的身份证。

“我有点事打听一下……”

职员瞄了一眼警徽和仓岛说：“我按顺序接待，请排队。”

每个窗口外都有人排队。官员并不是一直在窗口，接过材料进入房间后在里面好长时间不出来。队伍缓缓前进。

仓岛可不想陪着他们这样慢腾腾地浪费时间。

“我并不一定要找你，请你叫个人出来。”

职员看着手里的材料头也不抬地说：“现在大家都很忙，没人抽得开身。”

“也就是说你利用职权，拒绝交流和恐怖分子有关的情报？”

排在窗口的人都悚然一惊地看着仓岛。窗口的官员终于抬起头正面对着仓岛。

“在这里讲这种话，不合乎常理。”他官腔十足。虽然天气闷热潮湿，他却穿着藏青色西装打着红领带，发型简单。仓岛估计他三十五六岁，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又白又胖，看上去年过四十。

“那么，请给我安排一个合乎常理的地方。”

“你自己也看到了，我现在没空。”

“刚才我打过电话来，一个年轻人让我来窗口，所以我才来的。”

“你问了那个人的名字吗？”

“我问了，但是他没告诉我。”

“听声音是个年轻人？”

“是。”

“哪个部门的？”

“我说要查询和俄罗斯人签证有关的问题，电话就被转过去了。”

这个白白胖胖的职员对着里面大叫起来：“喂，原田！”

另一个穿蓝西装的年轻男子探出头来，貌似学生，却一副外务省的腔调，也就是看不起人的态度。

“什么事？”

“你接了警视厅打来的电话？”

“对，我接了。怎么了？”

白皮肤职员对仓岛说：“是他接的电话，你跟他说。”

“可以在这里说吗？”

白皮肤职员板着脸指了一下旁边的门。“从那里进去。”

原田似乎打心眼儿里不愿意接待仓岛。仓岛到他的桌边一看就明白了个中原因——邮寄来的签证材料在桌上堆成了小山。

看来窗口的那个职员没有说谎，他们确实忙不过来。

“请长话短说。”原田态度强硬地说。

“我也想快点结束。有个叫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的人从成田机场入境了，他是俄罗斯国籍。我想知道他的签证类别以及他是如何取得签证的。”

“开玩笑……”原田轻蔑地板起脸，“你不知道《个人隐私保护法》吗？这些信息不可能透露给你。”

“刚才我说过了，我是来交换恐怖分子的相关情报的。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他已经入境的这份情报是从入境管理处得到的，也就是说法务省的入境管理处认为他可能是恐怖分子。可是，外务省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点，还拒绝交换情报。你们对恐怖活动只有这个程度的认识吗？国家要和恐怖活动对抗到底，这一点似乎和外务省的态度不一致啊。”

“你说什么？”原田气愤地说，“外务省承担了国家的所有外交政策，外务省的态度就是国家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希望你们用心工作。你们给一个可能是恐怖分子的人发了签证。”

“你想找碴儿？我们审查得很仔细，不会给有问题的人发签证。”

“审查啊……”仓岛瞥了一眼在桌上堆成小山的签证申请材料。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原田挑衅地说，“我们的工作确实忙不过来，花在一份申请材料上的时间很少，不过，有问题的材料都被剔除掉了。”

“你说的有问题的材料只停留在不符合公文格式这个层次上吧？”

“检查材料是否齐全是第一步。”

“换句话说只要材料齐全就很有可能通过检查，对吧？”

“这个……”原田吞吞吐吐起来。

“我们在不愿意浪费时间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能请你回答有关维克

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签证的问题吗？”

“我没有这个权利。”

到外务省以后浪费了多少时间？真的是这些人在管理国家机关吗？仓岛不胜其烦。

“那请你找一位有这个权利的人来。”

原田脸色发青，似乎对必须和上级商量一事感到痛苦。大概上级命令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如果做了多余的事就会被批评。

原田欲言又止，似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或者明白过来说了也是白说，他往别处走去。

仓岛站在宽敞的办公室一角等待。职员们都忙于工作，没人留意仓岛。等了很长时间，令他回忆起小时候自己在百货商场迷路的情景。

仓岛怫然不悦，正想找个人打听原田的去处时，只见一个陌生男人走了过来。他大约三十五六岁，穿衬衫打领带。仓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普通的外务省职员。

他像其他职员一样，留着简单的发型，领带的底色也是不起眼的蓝灰色，打扮得跟普通职员无异，但是无框镜片后的眼睛里却有着独特的气息。

这是仓岛熟悉的气息。虽然刚见面，仓岛却从他身上闻到了自己同类的味道。

“从警视厅来的人是你吗？”

虽然他彬彬有礼，却并不是尊敬对方——好一个内倨外恭的家伙。

“我是公安部外事一课的仓岛。你是？”

“我是第四国际情报官室的河中。和俄罗斯恐怖活动相关的情报……由我来跟你探讨。”

这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仓岛暗自思忖。